

那些年， 我们一起读的书

郭凤岭 / 编

The books we read last Christmas

书缘如情缘。所有的记忆，终将上升为美好。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I26/.1

20/343

阅 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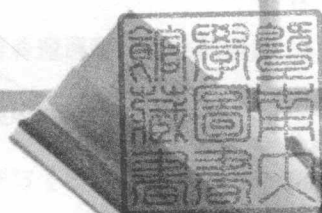
12

那些年， 我们一起读的书

The books we read last Christmas

书缘如情缘。所有的记忆，终将上升为美好。

郭凤岭 / 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郭凤岭编.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55-0587-9

I. ①那… II. ①郭…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0865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

作 者	郭凤岭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87-9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Contents 目录

- 001 揉碎在《诗经》里的爱情 文 / 海桐
- 004 谁人青春不曾二? 文 / 李婷晓
- 008 《红楼梦》与我的怀春时代 文 / 米心
- 012 第一本课外书:《爱的教育》 文 / 徐开垒
- 015 林中有许多鸟,我独爱你,丹麦夜莺 文 / 扭腰客
- 018 还读不读童话? 文 / 楠十
- 022 记忆城里的钉子户,贝克街 221 号 文 / 苏忆
- 027 青春遭遇那场美丽的误读 文 / 黑马
- 032 随风而逝 文 / 夏颢
- 037 我与《围城》 文 / 赵小斌
- 039 在晨光中涤荡尘怀——再读《瓦尔登湖》 文 / 苏文健
- 045 不朽父子情 文 / 卢十四
- 049 《三家巷》:放下拾起间三十年烟云飘过 文 / 黑马
- 052 我们这一代人的《金蔷薇》 文 / 思郁
- 055 在《十万个为什么》中长大 文 / 唐草

- 059 邂逅旧读：《战地红缨》 文 / 阿滢
- 061 十六岁读《天龙八部》 文 / 易木行
- 065 后知后觉爱三毛 文 / 正子
- 068 被读书 文 / 翟维纳
- 071 爱恨梁羽生 文 / 严锋
- 074 母女俩的阅读记忆 文 / 吴祯祯
- 076 谁偷走了我的未来 文 / 小米
- 079 “玉娇龙”和我的江湖梦 文 / 曾念长
- 085 那些年，我一直未读的书 文 / 西海固
- 088 阅读，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 文 / 别处
- 093 《穆斯林的葬礼》：厚厚的一段情 文 / 谢惠
- 096 生命中重要的两次阅读 文 / 叶梓
- 099 如果回到一九六九，我是否也可以退出泥沼 文 / 李婧
- 103 乱我心者，可酣高楼 文 / 张冬
- 107 琼瑶，80 后的美好记忆 文 / 方小丽

- 110 汪国真。青春。我的文学之路。 文 / 毕守拙
- 114 我阅读波普尔的经历 文 / 思郁
- 119 再见，龙珠世界 文 / 米新磊
- 126 沉浮如光。唯有夕阳斜。 文 / 子不语
- 129 我的绿色导火索——王小波 文 / 陆奕
- 133 关于 SD 的一切 文 / 朗基努斯
- 137 阅读的初恋 文 / 未名
- 142 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文 / 邹琪
- 145 那一夜，我们读几米 文 / 徐李佳
- 149 我放手离开的爱情 文 / 刁琳昊
- 152 久别的薇安 文 / 高红雨
- 155 大声朗读，生死朗读 文 / 王紫微
- 157 那个想要飞奔的年纪 文 / 唐潇
- 159 《空谷幽兰》：无寒暑处避寒暑 文 / 耿文玉
- 162 总得有一个精神的出口 文 / 朱晓剑

- 166 “第二眼”的朱天文 文 / 陈嫣婧
- 170 我，她，《查令十字街 84 号》。 文 / machileyan
- 172 看了《明朝》就明白 文 / 毛力
- 180 不是一路人，不读一类书 文 / 扭腰客
- 183 《三体》：从这里到永恒 文 / 严锋
- 187 《1Q84》。村上。陡峭的时间。 文 / 小米
- 190 读书记 文 / 赵志明
- 195 碰上好时代 文 / 五度
- 198 编后记

揉碎在《诗经》里的爱情

文 / 海桐

开始认真地读《诗经》，是在高考之后的暑假，原因说起来很惭愧——喜欢了很久的那个男孩在毕业纪念册上对我的评价是“诗情画意”，这四个字着实让我神情恍惚了好一阵，为了对得起它，我毅然决定把曾经买来基本只装饰了书桌的《诗经》、唐诗宋词背诵完。以为只要这样，就真正称得上“诗情画意”这个美妙的评价了。

不管原因是怎么样，结果我却是认真地着迷了。

还记得抱着它刚开始的几天，读什么都觉得像是在写自己，什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的真是神奇，我不曾向外人道的那点小纠结、小惆怅竟在古人的说笑弹唱里一览无遗。越读便越发地引得我满脑袋多愁善感、情情爱爱，只以为全世界的忧愁都被我包揽了，为我量身定制呢。也不知是不是这份心绪引得我那一阵读它时尽绕过些不懂的句子，挑共鸣的来背。所以两个月下来，我发现我明显高估了自己的记忆力，我并没像开始决心的那样，背完整本《诗经》，能背下来的也仅是被我挑着反复读的那些爱情绝唱。但自那后，《诗经》却变成了我的枕边书，我也养成了闲来便翻一翻它的习惯，文艺点说：翻起它，总像是翻起了一种美好诗意的心情。虽然常常是拿它催眠了，虽然违背了初衷，却也是种收获，不是吗？

《诗经》翻得多了，渐渐也不再只挑共鸣的篇幅来读，加上阅读量的增大，那些纠结、困惑的小心思逐渐消散，我竟开始慢慢地品读

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境来。原来不只是爱情，原来早在两三千年前，现在社会所有的人生百态以及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各种喜怒哀乐、患得患失、百转千回的情绪，就已被先人看得那般透彻，在那里均有迹可循，寥寥数句便是生活的共鸣，便是治愈的良药，便是人生的缩影——那些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战争，关于离别的故事，在诗与歌里慢慢品读，不失是一种美，不失是一种豁达与平和的境界。

由《诗经》之后，读书便真正成为一种习惯。这当然和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不无关系，和曾迷恋的那个人不无关系，和他爱读书的习惯同样不无关系。

话题有些扯远，回到最初的梦想。是的，17岁时，爱情是当成梦想的。

多年后，当有一天，我终于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自己已修炼得对得起“诗情画意”那四个字时，在我们重新取得联系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个发现：抬眼看他的瞬间，竟是相识八年第一次仔细地看他。不禁讪笑，少女年纪，都没认清对方的五官，怎就胡乱怀春。

想想，学生时代，我们开始迷恋一个人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投篮时一个帅气的背影？一脸阳光的笑？还是骄人的成绩？

而我隐约记得，我的迷恋是源于那一手漂亮潇洒的字和捧着书时那个安静的侧影，就是到现在我仍改不掉以字取人的习惯，但凡对着一纸洋洋洒洒的掠影，总能想象一个温润如玉的男子含着半口饮料对我浅笑。

如今看来，他确实便是那样的男孩。

而这时候，我终于有机会问一句：为何当初会那样写我？我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般美好？

答曰：诗情画意是最初的印象，也会是一直的印象。你是否真如那般并不重要，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只因为你是初恋。

哦，原来我们都曾是某人的初恋。感谢这样美好的爱恋和它带给我的一切。

最初的爱恋，多年后云散月明时，并没有往偶像剧的方向发展，但却有个并不遗憾的结局——

如今，我们天各一方，不常联系，却保留着这个世界上最传统迷人的沟通方式——手写信件，并常常附上彼此给对方推荐的书。是不是颇有几分《查令十字街 84 号》的意味呢，不作是否效仿的解释，只以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陈建铭的一段话诠释这样的感觉吧：我一直以为把手写的信件装入信封，填了地址、贴上邮票，旷日费时投递的书信具有无可磨灭的魔力。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找对方聊一聊的习惯，这样的关系说是无关风月委实文艺矫情了些，但几年下来，却真的让我们倍加珍惜这样的一份友谊，和远方这样一个牵挂。

张立宪在评《查令十字街 84 号》的那篇文章最后说：当爱情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铺陈时，也并非被撕去，而是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上帝派来的那几个译者，名叫机缘，名叫责任，名叫蕴藉，名叫沉默。还有一位，名叫怀念。

书缘与情缘本不相干，但好事又浪漫的读书人向来不忍心不替它们牵上红绳，尤其在那个多情梦幻的怀春年纪。谨以此文，怀念懵懂、诗意的青春，怀念年少时揉碎在《诗经》里的爱情。

谁人青春不曾二？

文 / 李婷晓

竟是这么的巧，上午偶然得知半月后会有一所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因为遗憾赶不上，在微博上逛了半天，寻到许多大学同学的脚印。与其中一位聊了几句，居然说他刚好几天前在书店看到《编书记》中收了一篇我的小文，咱就发过这么一篇，还能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看到，暗自窃喜。

这还没完，当天下午便又收到这本书的约稿，主题恰恰又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的书”。未知何为因、何为果，总之，此时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大学一年级时迷恋《源氏物语》的情状。

一时间，仿佛北师大中南楼宿舍窗前杨叶婆娑的光影之下，脂粉青春的热情荡漾，伴随着冒泡的傻气，如在眼前，却再也抓不住了。

来到北师大之前，我就是只标准的被填的鸭子，忽然卸了套，不自觉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没有足够的理性反思，只有本能的和盲目从众的抵触逆反，仿佛青春期此时才将将开始，仿佛好好读书好好上课都是愚蠢，整天逃课睡懒觉窝在宿舍看小说。

忘记是从哪儿听了一耳朵，说《源氏物语》是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是日本的《红楼梦》，碰巧在东门外的书店寻见了，人民文学丰子恺的版本，马兰花色的封面色调，浮世绘的日本女人，三十二开敦敦厚厚的上下两册，现在必然是懒得打开的，彼时竟是毫不畏难地读起来了。

这个版本是值得推荐的，我所见过的其他版本的翻译，我个人是觉得令此小说味同嚼蜡，只剩下官二代采花无数笔录之，也许有更好的版本我没见过吧。

其实这个小说很难称得上有完善的长篇小说的技巧，故事性差，从任何一章开始读，基本套路都大差不差。偶遇，相思，得手，分离。只是分不出姑娘们谁是谁的谁，少了一份乱伦的刺激而已。

现在想起来，到底是什么点燃了我？

读中文的女生难免是喜欢些诗词歌赋的，对语言的韵律感有天生的偏好，但说自己喜欢唐诗宋词未免有些流俗，于是《源氏物语》中的汉诗俳句便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居然拿了一个小硬皮本子，一首首抄将下来，并延续了多年的所谓热爱。

除了附庸风雅，彼时大概也是暗恋着某个男人，诗言志，可诉衷情，愈觉得紫式部写出了女子心中无限缱绻，丰子恺的翻译更是恰到好处，古雅绰约，细腻温柔，言语之美几乎掩盖了那花心公子对情爱对女人毫无底线的占有……

然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他如此之完美，仅仅清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即便从此再不得见，即便他转身便把你忘却，仍如飞蛾扑火般愿为他牺牲一切。何况，他还如此多情，任你身份处境如何，完美如他竟还都看得出你的好，不分贵贱老幼，都能那样体贴珍爱。印象中有个极瘦的姑娘爱他，他不像别人嘲笑她干瘪，还会隐忧：几日不见，竟是愈加清减了……其实写实一点，古代日本人那副矮小身板儿单眼皮儿，还一个个冲着各种美好的花草伤春悲秋，就等着这位不世出的美男子来临幸一把一生无悔，还真是挺喜感的。

高中高压环境后触底反弹却极端无知的人生观爱情观如我者，二到极限，居然把学期论文也写成了对光源氏的狂热追捧，花心如何？变态又如何？就是完美就是好就是好……也不知是夸的谁。

可惜那论文今日是寻不着了，彼时还是手写稿呢，仅此一份，交了就没了。若能翻检到，重读一番，任是再对自己宽容，怕也不免脸红。

如今想来，日人对情爱之事的放纵无底线近乎变态的陌生化，和他们对“美”（自然之美情爱之美言语之美情境之美……）的无尽追求异域风情，以及丰子恺卓越的翻译效果，搭配上我自己的无知盲目和沸腾的青春热情，共同造就了那一场莫名澎湃的热爱。怀揣一个小硬皮本子，记满了那花心大萝卜跟无数各种辈分的女人们的淫词艳诗，毫不遮掩地品酌推崇……

咳咳，想起来，真是想要穿过十几年的时光，伸出手臂，去抱抱那个傻乎乎的自己：姑娘，还是好好爱自己，爱情，不是蛾子对光的盲目本能，不是不求回报的所谓付出，不是干柴烈火的稍纵即逝，而是吵过恨过哭过笑过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走过日复一日的平淡，走过四季寒暑，一起迎接新生命，一起送走亲人朋友，一起白发一起老……但我知道，阻止我去改变那个十几岁的姑娘的，并不仅仅是时光的不可逆转，更重要的是，成长，有权利犯错，更有权利犯二。不知道什么是错的，就不敢坚信什么是对的，得到也会不懂珍惜。

多读书吧。

试错未必一定要亲身经历，我们每读一本书，每一次回味和思考，都是一次经历，都可以丰富可以成长。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最忠实的伴侣。很高兴自己一路从那样的无知走来，从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走到了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如今从事图书的出版，兢兢业业，唯望能助益更多有价值的文字留存于世，唯望能为民族家国的建构添砖加瓦，唯望弥留之际能够为此一生感到心安理得。

大学四年，还是读了不少的书的，小说不用说了，中国文学东方文学是我的偏爱，在别人的经历别人的故事里面无数次经历人生，文学史有关的各种研究成果也都翻过了，后两年想要从事新闻行业，读

了学校里面甚至当时的北图现在的国图里面所有有关新闻出版广电传播的书，出于兴趣和了解自己的渴望，读了一大架心理学的书……再要举出一本《源氏物语》这样令人纠结的阅读经验的，便不会有了，因为，我已学会读书。

得益于大一第一个学期就自学了速读，看书的速度非常快，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十几年来始终更习惯这种泛读，而疏于精读。现在看到儿子经常把一本书看了又看，一直看到书脊散架还要加个燕尾夹再继续看，就觉得好羡慕，还能有这种心无旁骛的热爱，还能一次次看出新的东西……有书可读的年代，终究是幸福的。

《红楼梦》与我的怀春时代

文 / 米心

那些年，我曾用最微妙的感情和最简单的理解力读《红楼梦》。

1993年，一个刚结束高考的半大女青年，在无比的焦虑和烦躁中，整天缠着爸爸教她下象棋。几个晚上的对弈之后，爸爸终于崩溃了：你这样的思维宽度和逻辑曲线不适合玩棋，你还是看书吧。你看，你是文科生，假期结束就要面对很多跟你一样的文科生，人家都读过四大名著，你除了金庸琼瑶，也没看过什么大部头的书吧？到学校怎么跟同学对话啊，到时候让人笑话，多不好。去看书吧，咱家有《红楼梦》，你找找。那个，我和你妈散步去了……

这也太瞧不起人了！真是的，怎么就没看过啊，现代汉语词典不也挺厚嘛，我天天都翻！

他们一出门，我这又心虚了，也是，从小就背中国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可是我一本也没看过，说起来倒真是有点惭愧。

怎么说我也是个相对要强的人，不能被别人说没有文科生的气质，尽管那个人是我爸，尽管他那么说只是想逃避陪我下棋。于是，我翻出家里的那套精装竖排版《红楼梦》，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我本以为我会被那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搞得兴味索然，却不料一头扎了进去，整个假期不再关心任何娱乐项目，当然，也再没缠着我爸陪我下棋。

我都说了，在那怀春的年代，我是用“微妙”和“简单”两种最

白痴的态度来读名著的。语文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讲解过的某一段摘选的片断中的政治、文学意义，在我的阅读中完全被忽略了。我在意的是林黛玉的小情绪，薛宝钗的小心计，晴雯的小脾气，史湘云的小义气，等等。我甚至对黛玉的小情绪感同身受，不时地被宝哥哥气得掉眼泪。

那时候，《红楼梦》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强大的气场，我被深深地感染了，身上甚至多少沾了点《红楼梦》的气质，举手投足间竟颇有大观园里女子的仙气。

那时也没有空调，大三伏天的，我一整天一整天地窝在沙发上看《红楼梦》，看得我爸心疼，都有点埋怨自己了：我要是陪闺女下棋，她也不至于带着一身痱子上大学。于是，一天，我正窝在沙发上边甩汗边看《红楼梦》呢，我爸扛着一台电风扇回家了，那时候空调还很少见，一台能360度转头的立式电风扇就很高级了，况且是一台控制屏有背景灯的咖啡色立式电扇。爸爸在沙发旁边拆开电风扇包装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不知道那样不露声色的爱，我是不是还能期待有另一个男人给我。

瞧，这样的感受，是我在读《红楼梦》之前不曾有过的。此前我从未期待过有爸爸之外的男人爱我。所以说，《红楼梦》给我的影响，决不仅仅是到大学后可以增加点与文科生的谈资。这部书也算是对我各种情感的启蒙教育了。

虽然那时我是个半大女青年，但完全是晚熟型的女青年。我也暗恋过同班的男生，却仅限于觉得人家长得好看，写字好看，为人又义气，可是却从来不敢跟暗恋的男生说一句话，甚至人家主动来跟我说句话，我都会因为担心自己脸红而假装没听见，埋头做作业或扭头与别的女同学聊天，以至于我暗恋的男生始终以为我讨厌他。这种情感发育状态的女生，完全就是因为读《红楼梦》太晚了。

不得不说，刚高考完的考生记忆力实在太好了，背历史地理政治

的能力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没有退化，一直延伸到对《红楼梦》的记忆。好几年后，我都还记得《红楼梦》中大部分人的名字，包括大多数跑龙套的小厮、小丫头，甚至林黛玉她爸的名字。当然，现在大部分名字都忘了，不过林黛玉她爸的名字我至今记得，那个倒霉男人林如海是以葬礼主人的身份在《红楼梦》中第一次出现的。我之所以把这名字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一天我爸单位一个叫林如海的男人打来电话。后来我跟我爸说，瞧这人这名字起得，跟林黛玉她爸同名，真倒霉。我爸还结实夸了我一句：嘿，我闺女还真行，看书细，还知道林黛玉她爸叫啥名。

真是爹娘看闺女，咋看咋顺眼。我净记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了，什么文学鉴赏全都忽略了，我爸还夸我看书细！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书桌前抄《红楼梦》里的诗呢——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进化一点了，开始关注里面的诗词了——我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笑着冲我扬了扬信封。

我想，我的高三假期是从那天开始的，因为彻底放松了。于是开始呼朋唤友地聚在一起玩儿。一拨又一拨的同学，男男女女，因为还有外市的同学，所以有时会住在我家。所有住过我家的同学都有幸尝到了我爸的厨艺。我的那些南方同学（我中学时举家“移民”南方小城），他们从来不知道北方菜能做得这么好吃，以至于有多少同学现在和我聊天，还要提起当年我爸做的熘大虾，仍然口水直流啊。而我爸，一边在厨房做菜，一边在思考，这帮小子，哪个对他闺女心怀不轨，哪个人品好还考上了好大学。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考证之后，我爸终于明白了，吃了他的无敌美味熘大虾的臭小子们，没一个对他闺女有兴趣。他在松了一口气之余，跟我妈说：这帮小子太没眼光。

而我，在被《红楼梦》情感启蒙之后，情窦初开，开始期待爱情，期待在不久之后的大学生活里，能遇到一个像爸爸一样不露声色地爱我的男人。可惜我的期待始终也只是期待。《红楼梦》